



唐文云南史料輯抄

袁任遠 趙鴻雷 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惠金 杨 澄

封面设计：孟薛光

唐文云南史料稿抄

袁任远 赵鸿昌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170,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2,200

ISBN 7-222-00380-0/K·79 定价：2.20 元

前　　言

《唐文云南史料辑抄》系从千余卷《全唐文》中辑录而成。材料涉及吐蕃、剑南、安南、黔中以及骠国、女王国、真腊国等，当然主要的是有关唐代云南的情况，故对于隋唐史、隋唐云南史、中国西南疆域沿革史以及东南亚史的研究，都会有一定的裨益。

本编采用的版本，材料出处标《全唐文》者，录自清光绪辛丑岁广雅书局刊本；标《唐文拾遗》和《唐文续拾》者，录自中华书局1983年11月影印《全唐文》第11册。

本书以皇帝统治期为序编录，内中史料的先后亦稍事排比。为便于参考，编末附有和资料有关的人物小传。录文并由辑者以现代标点符号标点，以便读者。原刊本有缺字处，一律以□表示；个别录文缺字过多，不便标点，故仍其旧。

由于《全唐文》原来编排有误，加之难以考订或考订不周，辑抄中自然不免疏漏，请读者批评指正。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
袁任远　赵鸿昌

目 录

前 言

隋文帝（杨坚）时期（公元581—604年）	（1）
唐高祖（李渊）时期（公元618—626年）	（2）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公元627—649年）	（4）
唐高宗（李治）时期（公元650—683年）	（6）
武后（武则天）时期（公元684—704年）	（16）
唐中宗（李显）时期（公元705—710年）	（25）
唐睿宗（李旦）时期（公元710—712年）	（27）
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公元712—756年）	（30）
唐肃宗（李亨）时期（公元756—761年）	（78）
唐代宗（李豫）时期（公元762—779年）	（82）
唐德宗（李适）时期（公元780—805年）	（98）
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公元805年）	（127）
唐宪宗（李纯）时期（公元806—820年）	（128）
唐穆宗（李恒）时期（公元821—824年）	（144）
唐文宗（李昂）时期（公元826—840年）	（154）
唐武宗（李炎）时期（公元841—846年）	（161）
唐宣宗（李忱）时期（公元847—859年）	（170）
唐懿宗（李漼）时期（公元860—873年）	（180）

唐僖宗（李儇）时期（公元874—888年）	（192）
五代闽、后唐明宗、前蜀王建时期	（215）

附：有关人物小传

唐高祖（218）	唐太宗（218）	唐中宗（218）
唐玄宗（219）	唐代宗（219）	唐德宗（220）
唐顺宗（220）	唐宪宗（220）	唐穆宗（221）
唐文宗（221）	唐宣宗（221）	唐懿宗（222）
唐僖宗（222）	高宗武皇后（222）	
金城公主（223）	后唐明宗（223）	
前蜀主王建（223）	后蜀主孟知祥（224）	
陈元光（224）	张 骞（224）	张 東之（225）
李 善（225）	骆宾王（225）	崔 融（226）
陈子昂（226）	张 说（226）	韦 述（227）
孙 遂（227）	陶 翰（227）	高 适（228）
曾 参（228）	吴保安（228）	郭仲翔（228）
杜 甫（229）	李 蒙（229）	杜 鸿渐（229）
张 宣明（230）	裴 眇（230）	独孤及（230）
崔国辅（231）	章仇兼琼（231）	杜 泄（231）
于 邶（231）	张 鑫（232）	韩 涅（232）
姜公辅（232）	王 遂（233）	齐 映（233）
韦 奉（233）	独孤授（234）	杨 夔（234）
陆 贲（234）	权德舆（235）	陆长源（235）
赵 昌（235）	崔行先（235）	李 罡（236）
王 起（236）	白居易（236）	牛僧孺（237）
穆 穀（237）	王茂元（237）	符 载（237）

孔 跪 (238) 李德裕 (238) 刘元鼎 (238)
杜元颖 (239) 封 敦 (239) 沈亚之 (239)
卢 求 (239) 李商隱 (240) 王 徽 (240)
孙 樵 (241) 刘 郊 (241) 苗 绅 (241)
高 骥 (241) 崔彦昭 (242) 李 碛 (242)
刘允章 (243) 鱼孟威 (243) 陈 霖 (243)
张 云 (243) 司空图 (244) 胡 曾 (244)
杨师立 (244) 陈敬瑄 (244) 牛 丛 (245)
裴廷裕 (245) 陈致雍 (245)
吐蕃赞普弃秉缩赞 (245)
吐蕃赞普可黎可足 (246)
坌达延 (246) 东谢蛮宋鼎 (246)
南诏王异牟寻 (246) 岑 颀 (247)
郑 回 (247) 王 硕 (247) 杜英策 (247)
马 植 (248) 崔 耷 (248) 崔致远 (248)

隋文帝（杨坚）时期 (公元581—604年)

……君讳镜民，字君倩，河东闻喜人也。……开皇受禅，其日除尚书在外兵郎，寻改为兵部侍郎。……华阳地险，控御遐长。蜀王秀以（阙一字）子之尊，拥旄作镇。寮属望重，妙简时贤。以君为西南道行台兵部侍郎。及行台废，除（阙一字）州总管府掾，寻改益州总管府司马。蜀王年止胜衣，童心未改，文武佐吏，多非正人，君言必尽忠，行惟直道，省府之内，莫不敬而惮之。……开皇十六年，西南夷（阙一字）从构乱，君总率士卒，应机致讨。后军不击，战危丧律，以三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陷于贼庭。……

《全唐文》卷一四三 李百药 隋故益州总管府司马裴君碑铭并序

唐高祖（李渊）时期 (公元618—626年)

蜀郡沃野，曰惟井络，控驭邛筰，临制巴渝，求瘼宣风，朝寄尤重，总司岳牧，是属懿亲。太尉尚书令陕东道行台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世民，器宇冲深，体识明允，专征阃外，茂绩克宣，敷政京畿，嘉声已著，镇抚岷汉，金论攸宜，可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全唐文》卷一 高祖 秦王益州道行台制

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渠搜即叙，表夏后之成功；越裳重译，美周邦之长算。有隋季世，黩武耀兵，万乘疲于河源，三年伐于辽外，构怨连祸，力屈货殚。朕祗膺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直与和亲。其吐谷浑已修职贡，高句丽远送诚款，契丹靺鞨，咸求内附，因而镇抚，允合机宜，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民，于是乎在。布告天下，明知朕意。

《全唐文》卷一 高祖 命行人镇抚外藩诏

朕承天明命，抚育万方，康俗济民，无忘寝寐。西蜀僻远，控接巴夷，厥土沃饶，山川遐旷。往者，隋末丧乱，盜

寇交侵，流寓之民，遂相杂挠，游手墮业，其类实繁，敝壤
矯虔，因此而作。王业伊始，务从草创，牧宰庶寮，隨事迁
易，州县分析，权宜废置。然而王道未洽，民瘼犹存，靜言
思之，夙夜軫念，澄源正本，义在更張。可令秦州总管鄆国
公轨、御史大夫滑国公无逸为益州道安抚大使，宣扬朝典，进
擢廉平，貶黜苛暴，申理冤滞，孝弟贞节，表其门闾，鳏寡
孤独，量加贍恤，事有便宜，并委处分。

《全唐文》卷二 高祖 遣使安抚益州诏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 (公元627—649年)

……公讳轨，字士则，……武德元年拜太子詹事。总司之要，……二年，以邛僰初平，命公持节巡省，以为陇蜀道安抚大使。三年，拜益州道行台尚书左仆射，……仍以行台兵从平伊洛。……七年，废行台省，仍权检校益州大都督。……贞观初，拜使持节大都督益绵嘉邛陵雅简眉八州嵩南会宁三郡诸军事、益州刺史。公自杖节华阳，绵历时序。怀荒抚众之勤，定笮存邛之效，固以夜郎款徼，昆弥率俾，非假渝蜀之文，宁劳度泸之役。俘馘之众，每献庙廷，宾赋之务，充仞王府。殉公益国，不可胜言。自秦昭平蜀，历兹永久，或班条刺举，或部符共化，窃比明德，彼用多惭。王襄乐职之篇，盖为小技；王尊叱驭之举，非曰大忠。文翁之修学校，才方进诱；李冰之毙江神，多慤义烈。自余眇小，夫何足言！寻入为右卫大将军，……

《唐文拾遗》卷十四 李百药 洛州都督窦轨碑铭并序

吐蕃丑类，背约孤恩。卿等同嫉寇仇，为国展效，深入贼境，久冒艰危，至于勤劳，岂不知委！顷闻在彼，小有丧败。卿等非不尽力，自是主将无谋。古之用兵，在于责帅。王昱缘此，亦已贬官。卿等但须悉心，不可因兹阻气，递相

激励，以保功名。战亡之人，深可悯惜，并申吊祭，用慰幽魂。其病医及阵亡之家，宜委陈繇与州县相知优恤。

《全唐文》卷八 太宗 宣慰剑南将士诏

唐高宗（李治）时期 (公元650—683年)

泉州守成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臣陈元光言：伏承永淳二年八月一日制臣进阶正议大夫岭南行军总管者。……爰从视职以来，不敢少有宁处。况兹镇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原始要终，流移本出于二州；穷凶极暴，积弊遂踰于十稔。元恶既诛，余凶复起。法随出而奸随生，功愈劳而效愈寡。抚绥未易，子育诚难！窃惟兵革徒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揆诸陋俗，良由职方久废，学校不兴，所事者搜狩为生，所习者暴横为尚。诛之则不可胜诛，徙之则难以屡徙，倘欲生全，定致刑措。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盖伦理谨，则风俗自尔渐孚；治理彰，则民心自知感激。窃以臣镇地曰安仁，诚为治教之邦，江临漳水，实乃建名之本。如蒙乞敕定名号而复入职方，建治所而注颁官吏，治循往古之良规，诚为救时之急务。……

《全唐文》卷一六四 陈元光 谏建州县表

……麟德初兼梓州长史。盖在华之南区，彭之北鄙，人豪俗侈，政削公腹，攢六国之遗玷，杂三巴之奥壤，……

《全唐文》卷二一四 陈子昂 唐故朝议大夫梓州长史杨府君碑铭

尚书兵部：臣闻北极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北乘乾，一统成圣人之业。是知衣裳所会，义有辑于殊邻；藉蠶所均，诚兼育于异类。故涂山万国，诛后至者防风，丹浦一戎，缓前禽者就日。然则利弧矢以威天下，法雷霆以靖域中。四时行焉，天道不能去杀；五兵备矣，皇业所以胜残。虽事切救焚，苟顺时以济物；恩深祝纲，不获已而用兵。皇帝陛下登翠妫以握图，宪紫微而正象。无功不宰，混太始以凝神；至道无名，伫华胥而得梦。阐文教以清中夏，崇武功以制九夷。环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邓林万里，交影甘泉之树。反踵穿胸之域，袭冠带以来王；奇肱儋耳之首，奉正朔而请吏。逆贼蒙俭、和舍等，浮竹遗种，沉木遗苗，邑殊礼义之方，人习贪残之性。日者，王明广烛，帝道遐融，颓亦削左衽而被朝衣，解椎髻而升华冕。而豺狼有性，枭獍难驯，遂敢乱我天常，变九隆而背诞，负其地险，携七部以稽诛。骚乱边疆，破鄯州郡。是用三门授律，长驱无战之师；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去月二十一日，军次三朏崑崙镇前后捕得生口知守捉山羌傍山连接十部蛮首徒五万众。此山即南郡中之巨防也。冈峦千里，西通大荒之郊；溪谷万里，南极炎洲之境。耸乔林而插汉阴，免有假道之标；拔崇岩以隐天阳，鸟无回翼之地。峰危束马，路绝悬车。贼踞临岱之形，负建瓴之势，征风召雨，蝟起风飞。驱杂种以挺灾，封狐千里，肆沈黎而作孽，雄虺九头。臣以为制敌以权，柔远者只成于德教；伐叛以义，决胜者不在乎干戈。于是广布朝恩，恭宣帝泽，申之以安抚，晓之以存亡，信重蛮陬，无负黄龙之约，赏隆汉爵，不渝白马之盟。而地接冉駩，词屡

殚于喻蜀，俗通槃瓠，声不辍于吠尧。臣遣左三军子总管宁远等军前守右骁骑万安府长史折冲都尉上柱国刘会基，率检校果毅骁骑尉井陉县开国男刘元暕等，衔枚远袭，卷甲前驱。偃危旆而设潜兵，疑从天落，乘间道而掩不备，若出地中。又遣右三军子总管明威将军行右武卫翊府中郎将上柱国高奴弗，率左武卫天水府折冲都尉张仁操等，陟南山之南，神其要害之路。又遣左一军子总管前右金吾卫翊府左郎将上柱国孙仁感，率卫尉府右果毅都尉王文雅等，陵北山之北，绝其飞走之涂。贼首领杨虔柳、诺没弄、诺览斯等，振蠭蠛之力，拒撤当轮，纵蚊蚋之群，弥山满谷。刘会基、高奴弗、孙仁感等，并忠勤克著，知略远闻，识明君之重恩，轻生有地，提太阿之神剑，视死无时，弯弧而凶党土崩，举刀而妖徒瓦解。虽危若沸鼎，未穷枭首之诛；救死扶伤，犹致折骸之暴。二十二日，臣遣副总管兼安抚副使定远将军前左骁骑翊府中郎将令狐知通，率右武卫良将壮府果毅都尉韩惠德等，拥貔豹之雄，顺天机而左转。遣管内安抚副使朝议大夫使持节守银州刺史上柱国宜春县开国男李大志，率前左武卫静初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国陈宏义等，驱象犀之卒，乘地轴以右迥。又遣行军司马朝散大夫守嵩州都督府长史上柱国梁待辟，率守右金吾卫宜昌府果毅都尉閔文成等，总投石拔距之材，蹈中权而拊其背。又遣前守右威卫龙西府果毅都尉康留买等，腾跃铁敲金之骑，犯前茅而扼其喉。臣等率守左蒲宫府左果毅许怀秀等，横玉弩以高临，纵金钲而直进。元云结阵，影密西郊。赤茎挥烽，气冲南斗。飞尘埃而布地，白日为之昏昏；埽氛祲以稽天，沧溟为之晦色。兵交刃接，鸟散鱼惊，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斩首千余级，转战三十里。激流膏而

为泉，似变苌宏之血；委乱骸而挤压，若泛鳌灵之尸。既而照尽高春，云昏乙夜，贼乃收集余众，保据重岩。臣度彼游魂，虑其宵遁，使三军齐进，四面合围。二十三日，乘鱼烂之危，启蛇行之阵，扬麾誓众，杖节训兵。一鼓先登，赏必悬于芳饵；九攻按律，罪无赦于严诛。五部雄材，三河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即墨之围，或家本秦人，早习昆明之战。叱咤则江山摇荡，慷慨则林壑飞腾。举腾力以扬威，耀輝栗而贾勇。澄氛廓祲，回夏景以溃春冰；灭迹埽尘，若霜风之卷秋薄。战逾百里，时历三朝。前后生擒四千余人，斩首五千余级，诺没弄、杨虔柳等，殒元行阵，悬首旌门；蒙俭、和舍等，委众奔驰，脱身挺险。虽复刑以止杀，丁壮咸伏于诛夷；礼不重伤，斑白必存于宽宥。昔魏臣赋蜀，徒闻商薈之奇；汉使开邛，才通竹杖之利。岂若膺紫泥而弔伐，指丹徼以临戎。一战而孟获成擒，再举而哀牢授首。斯并皇威远畅，庙略還覃。奉元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皇舆而辟地，岂曰臣功！无任庆快之诚。谨遣某奉露布以闻。军资器械别簿条上。

《全唐文》卷一九九 骆宾王 兵部奏姚州破逆贼诺没弄杨虔柳露布

惟灵降精辰象，委质昌期。弃笔文场，早徇封侯之志；影缨武帐，坐升戎秩之荣。属滇浦挺妖，昆明习战。应星文而动将，奉天罚以扬威。不能宏妙算于五戎，叶神谋于九变，至令王师失律，凶狡凭陵，嵩穴南临，同五溪之深入，邛关北阻，类双嶠之不归。亭候多虞，故有负于明代；春秋责帅，岂无愧于幽途！夫任贤与能，明君之事也；陈力就列，忠臣之义也。虽见危授命，固诚节之有余；临难权机，何智谋之

不足！呜呼哀哉！某猥以散材，谬专分阃，途经夷落，路践戎场。停疲骖于九原，悲来有地；痛遗骸于四野，泣下无从。暂辍征旅之勤，爱崇掩骼之义。庶幽灵有托，梧邱息入梦之魂；壮士不还，薤露起送终之曲。呜呼！九真边徼，万里长安，城危疏勒，山峻皋兰，因原为陇，即壤成棺。夕阴曠而平芜晦，秋风急而荒戍寒。呜呼哀哉！异域幽埏，但有新裁松柏；他乡古木，非复旧邑枌榆！感平生其若斯，聊申絮酒；倘聪明之不昧，式荐簾醪。

《全唐文》卷一九九 骆宾王 祭赵郎将文

臣闻七纬经天，星墟分张异之野；八纮纪地，炎洲连建木之乡。西距大秦，杂金行而布气；南通交趾，枕铜柱以为邻。俗带白狼，人习贪残之性；河沦赤虺，川多风雨之妖。水积炎氛，山涵毒雾。竹浮三节，肇兴外域之源；木化九隆，颇为中原之患。年将千纪，代历百王。郑纯之化不追，孟获之风逾煽。故三年疲众，徒闻定策之讥；五月出师，未息渡泸之役。然则大人拯物，上圣乘朝，法乾坤以握枢，体刚柔而建极；知仁义不能禁暴，设刑纲以胜残；知揖让不可济时，用干戈而靖乱。伏惟皇帝陛下，祥摛载玉，拓地轴以登皇；道契书纯，掩天纮而践帝。元云入户，纂灵瑞于丹陵；苍篆升壇，荐祯图于翠渚。垂衣裳以朝万国，崇玉帛而礼百神。昭俭防奢，露台惜中人之产；宣风布政，明堂法上帝之官。致群生于太和，登品物于仁寿。四神践雪，五老飞星。君固祥麟，乐班文于仙卉；女牴鸣凤，韵归昌于帝梧。四隩同文，五方异色。邓林万里，才疏苑囿之基；曾城九重，未出池隍之域。六合照临之地，候月归琛；大𬬻覆载之

间，占风纳赆。蠢兹蛮貊，敢乱天常，横赤熛以疏疆，背朱提而设险。山林万仞，岩邑千寻。望秦阜以相倾，靖陵失四塞之阻；对梁山而错峙，剑门成一篑之峰。自谓绝壤遐方，中外足以迷声教；凭深负固，江山可以逃灵诛。不知玉弩垂芒，凶水无九婴之沴；瑶阶舞戚，洞庭有三苗之墟。臣等谬以散材，忝专分阃。自白招乘候，顺秋帝以扬旄；绎节临边，通夜郎而解辫。云开嵩穴，旆转邛川。峻岐折坂之危，尽忘襟带；溟池漏江之固，曾莫藩篱。唯逆贼设蒙俭等未革狼心，仍怀豕突陆梁，方命旅拒偷生。城接祠鸡，竟无希于改旦；山多神鹿，终未息于择音。臣以大帝宣威，有征无战，明王仗顺，先德后刑，宏圣泽于中孚，缓天诛于大造。庶南薰解愠，仰云阙以翔魂；东律变音，扣辕门而顿颡。而祝龠疏纲，徒开三面之恩；毒魑挺灾，逾肆九头之暴。乃鸠集余众，蚊结凶徒。儋耳椎髻之渠，千里雾合；凿齿雕题之孽，一呼云屯。凌石菌以开营，拒岩椒而峻垒。崇峦切汉，若登藏宝之山；绝壑凭霄，似瞰封泥之谷。以前月十七日，连营布阵，踞险扬兵，东西三十余里，马步二十余万。聚蚊蚋而成响，声若雷霆；纵蛇豕以为群，气冲宇宙。臣遣中郎将令狐智通等，拥拔山超海之师，当其步阵；遣银州刺史李大志等，驱跃景腾云之骑，乘其马军；遣嵩州都督府长史行军司马梁待辟等，领劲卒三千，绝其飞走之路；遣宁源府果毅马仁静等，勒精兵九百，断其潜伏之军；臣率行军长史韩余庆等，负霜戈而直进，指云阵以长驱。庶令斩馘七擒，战士挟雷公之怒；伏尸百里，蛮夷识天子之威。于是三略训兵，五申誓众。先登陷敌，无遗大树之功；后拒乱行，必致曲桀之罚。楚人三户，蜀郡五丁，气拥元云，精贯白日。喑鸣则乾